

雷克斯·斯托特侦探小说

被书谋杀

MURDER BY THE BOOK



(美) 雷克斯·斯托特 著
李旭大 译

★他是史上智商最高的作家，四岁通读《圣经》，十五岁发表诗作；三十岁时在四百个城市开设银行；四十岁时他一贫如洗，开始创作侦探小说糊口；五十岁时作品累计印数超过八千万册，和埃勒里·奎因并称为美国侦探小说黄金时代最高成就者；他是一位英勇的反纳粹斗士，为了理想放弃了每年超过一千万美元的收入，得到了罗斯福总统和美国民众的称赞。他就是——

★他是史上体重最重的侦探，身高一米八十五厘米，体重一百二十三公斤，头部占全身高度的五分之一；他酷爱兰花，终日以闻香为乐；他每天要喝七升啤酒，吃掉的美味佳肴难以计数；他的双手难以环抱自己的肚子，很难连续走上十步，因此所有的案子都是在办公室的写字台前解决的；他脾气暴躁，喜怒无常，从来不会低声说话；他的名字来自古罗马第一暴君，他时刻引以为傲；他是最具影响力的侦探，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奖在今天也是全世界最权威的侦探文学大奖之一。他就是尼禄·沃尔夫！

被书谋杀

Murder by the Book

(美) 雷克斯·斯托特 著

李旭大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书谋杀 / (美) 斯托特著; 李旭大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80225-859-4

I. 被… II. ①斯…②李… III. 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07775号

MURDER BY THE BOOK

by REX STOUT

Copyright © 1979 by the Estate of Rex Stou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 U.K.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07-9378



被书谋杀

(美) 雷克斯·斯托特 著; 李旭大 译

责任编辑: 党敏博

统筹编辑: 褚 盟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张鹏志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7.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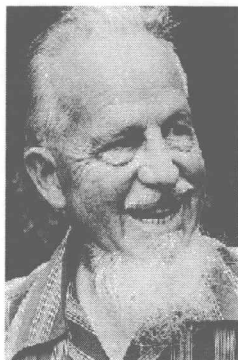
字 数: 132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一版 2010年3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859-4

定 价: 22.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雷克斯·斯托特 Rex Stout (1886—1975)

侦探小说黄金时代代表作家之一，和 S.S. 范达因、埃勒里·奎因并称为“美国古典侦探小说三大家”。

斯托特一八八六年出生于印第安那州，四岁熟读《圣经》，十岁阅读了一千部文学名著，十五岁发表诗作，被誉为“智商最高的侦探小说作家”。他曾在美国四百个城市开设银行，但因为经济大萧条在一夜之间倾家荡产。走投无路的斯托特选择创作侦探小说维持生计，却取得了更大的成就。他创作的三十余部长篇侦探小说，情节紧凑，幽默搞笑，将黄金时代解谜至上的原则和美国特有的“嘻哈文化”巧妙融合，成为世界侦探文学史上最具特点的经典作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托特积极参与反纳粹运动，并在战后成为一名活跃的世界联邦主义者。和他创作的侦探小说一样，他对于美国乃至世界的贡献得到了罗斯福和杜鲁门两位总统的褒奖。

一九七五年，雷克斯·斯托特去世，享年八十九岁。



尼禄·沃尔夫

雷克斯·斯托特塑造的侦探，水平最高的“安乐椅神探”，史上体重最大的侦探，侦探中的“暴君”。

尼禄·沃尔夫的名字来源于大名鼎鼎的古罗马暴君，他颇以此为荣。他登场时五十六岁，身高一百八十厘米，体重一百二十三公斤；他有着浓密的深褐色头发和眼睛，额头很高，头和脸异常庞大——但放在他的身体上就显得正常多了；他耳朵很小，鼻子细而长，嘴唇掀起时厚而饱满，紧绷时则又薄又长；他的脸颊不出意外地非常饱满，右颧骨上有一颗小小的黑痣；他的肩膀永远不会塌陷，站立时腰板也从不弯曲——尽管他站立的时间少得可怜。

沃尔夫的肥胖并不值得同情，因为他是个标准的享受主义者。他食不厌精，对美味的孜孜以求甚至超过了对真相的兴趣；他每天要喝掉七升啤酒，而且非常讨厌运动。

沃尔夫很少离开自己的办公桌。他依靠委托人的叙述和助手古德温的所见所闻展开推理，最终直击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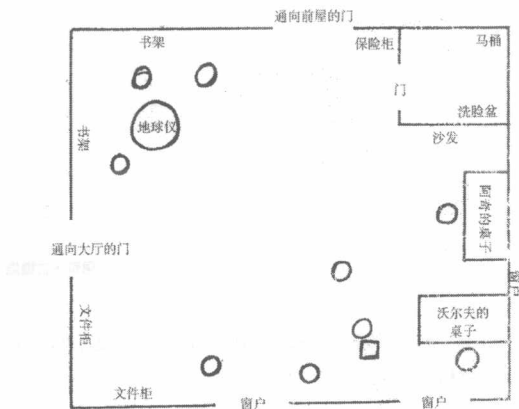
沃尔夫和福尔摩斯一样，是侦探文学史上不朽的人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尼禄·沃尔夫大奖”是当今最权威的侦探文学大奖之一，备受专业人士和全球侦探迷的推崇。

阿奇·古德温

尼禄·沃尔夫的助手、眼睛和双腿，属于令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搭档。

他身高一百八十三厘米，体重八十二公斤，出场时三十二岁；他身材匀称，相貌端正，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颇具模特风范——唯有那个奇形怪状的鼻子破坏了一切。

古德温身手矫健，行动能力极强——只是，他总是不能很好地使用这种能力，把扑朔迷离的案情搞得更加扑朔迷离。因此，我们经常会看到：在沃尔夫批评他自作聪明时，他总是微微俯身虚心接受——至于改正与否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尼禄·沃尔夫办公室简图

这幢纽约西部第三十五街的褐色砂岩老房子非常大。前门有一个七级台阶，进入之后迎面是一个铺着地毯的宽阔大厅。右边是一个八英尺宽的巨大的衣帽架，接着是楼梯，从楼梯再往前是通向餐厅的门。餐厅中央有一张大得足够六人吃饭的桌子。餐厅里面铺着地毯——沃尔夫不喜欢裸露的地面。大厅的远端是厨房。大厅的左边有两扇门。第一扇门后是阿奇称之为前屋的房子，第二扇门后是办公室。前屋主要被用作接待室，沃尔夫和阿奇很少待在里面。前屋相对较小，里面的家具也是胡乱组合的，没有任何特色。

办公室很大，近乎正方形。如果你从大厅进入，在你左侧远端的角落里用墙隔出了一个长方形的小小洗手间——这样沃尔夫方便时就不必多走路了。洗手间的门面对着你，转过拐角，在洗手间的另一面墙外，有一个很宽很舒服的沙发。

沃尔夫容不得任何他不爱看的东西，因此他爱看不爱看是家具能否进入这幢房子的唯一标准。地球仪直径三英尺。沃尔夫的椅子是由柠檬木制成的，而桌子却是樱桃木的，但沃尔夫喜欢。沙发上装饰着明黄色的沙发巾，地毯是十九世纪初在黑山织成的，因而有大量补丁。墙上仅有的装饰是三幅画：一幅莫奈的画，一幅柯勒乔的画的复制品，一幅达·芬奇素描的真品。椅子是各种形状、各种颜色、各种材料和各种大小的。

第一章

在一月一个寒冷的星期二，发生了一件大事。快到中午的时候，克拉默警官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造访了沃尔夫位于西三十五街的褐色砂岩老屋。我将他领到书房。与沃尔夫寒暄几句后，他坐进了红色皮革坐椅中，说道：“我来是希望你帮我一个忙。”

他这么说证明的确发生了大事。我在书桌前的椅子上坐下，很自然地制造了一些声响，警官用尖锐的眼光匆匆地看了我一眼，问我是不是有什么事。

“没什么，”我礼貌地回答道，“我只是在想，有好几次你来这里请求帮忙，不是以强迫的方式命令我们，就是拐弯抹角地提出要求，这次你的态度让人很吃惊。”我挥了挥手，“不过这没什么。”

他的脸渐渐变红，进而蒙上了一层阴影，宽阔的肩膀紧绷起来，收紧的眼睑使眼角的皱纹又多了一些。知道那只是我无心说出的话，他忍住没有发怒。“你知道我想听听谁的意见吗？”他问道，“达尔文的。我想问问他人类在进化的时候你在做什么。”

“别再吵了。”沃尔夫在他的书桌前小声地抱怨。他有点生气了，不是因为不想看到我和克拉默发生流血冲突，而是他不喜欢在玩《伦敦时报》上的填字游戏时受到干扰。他对克拉默皱了一下眉。“帮什么忙，警官？”

“不是什么大难题。”克拉默松了一口气，“有一桩凶杀案想听听你的意见。上个星期一，临近十九街的东河里捞出了一具男尸。他被——”

“名叫伦纳德·戴克斯。”沃尔夫突然说道。他想缩短谈话的时间，好让他在午饭前完成这个填字游戏。“死者是律师事务所里管理机密档案的秘书，约四十岁，估计掉进水里已经两天了。证据显示他的头部受到重击，但真正的死因是溺死。直到昨晚，还没有找到任何嫌疑人。我已经读了所有关于这桩案件的新闻。”

“我相信你的确读过了。”克拉默习惯性地从椅子上悄悄地站起来，意识到这有点不太体面，只好用笑容来掩饰。他总是能随时装出一副笑脸。“我们不仅没有找到嫌疑人，而且一点头绪都没有。我们已经试过所有能想到的办法，你是知道的，可还是没有一点进展。死者住在沙利文街上一幢没有电梯的公寓楼中一个带卫生间的房间里，我们赶到那里的时候发现房间有被人搜查过的痕迹，虽然不是弄得乱七八糟，但可以肯定房间被人翻过一遍。我们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证据，但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能找到答案的话，或许对案件会有帮助。”

警官从胸前的口袋里拿出一些纸，挑出一个信封，从里面拿出一张折叠着的纸。“这是一本小说里的一页。我能告诉你书的名字和这张纸的页码，但我不知道这和案件有什么关系。”他站起来把纸递给了沃尔夫，“你看一看。”

沃尔夫看了一眼那张纸。由于我的职责是要了解书房里发生的一

切，以便在沃尔夫要求的时候有一个可以让他责备的人，所以我伸出手去接那张递过来的纸。

“是戴克斯的笔迹，”克拉默说道，“这张纸是在他房间里桌子上的
一本便笺本里找到的，在那张桌子的抽屉里还有很多这样的便笺本。”

我仔细地看
着这张纸。这是一张普通的六乘九的白纸，顶部写着
“试验”两个字，是用铅笔写的，非常工整，字的下面还画了横线，再
往下是一串名单：

辛克莱·米德

辛克莱·桑普森

巴里·鲍恩

大卫·耶基斯

欧内斯特·文森

多利安·维克

贝尔德·阿彻

奥斯卡·席夫

奥斯卡·科迪

劳伦斯·麦丘

马克·麦丘

马克·菲力克

麦克·菲力克

路易斯·吉尔

刘易斯·吉尔

我把纸片还给克拉默，然后回到座位上。

“所以呢？”沃尔夫不耐烦地问道。

“因为我正要去住宅区那边，所以顺道把这个拿来给你看。”克拉默把纸折起来放到信封里，“这也许没有什么帮助，它和案件可能关系不大，只是我比较敏感，想听听你有什么意见，所以顺道来拜访一下。戴克斯在一张草稿纸上写下了十五个名字，没有一个名字能在本市或其他地方的电话登记簿上找到。我们找不到任何叫这些名字的人的记录。据我们向戴克斯的朋友和同事了解，没有人听说过名单上的名字。当然，我们还没有进行全国范围的调查，但据我们了解，戴克斯是土生土长的纽约人，与纽约以外的地方没有什么联系。这到底会是个什么名单？”

沃尔夫不耐烦地低声说道：“他自己捏造的，他在为自己或别人想一个化名。”

“我们当然也这样想过，如果不是这样，名单上的名字我们不会一个也找不到。”

“如果你认为值得，你可以朝这个方向继续查下去。”

“我们会的。只不过我们都是凡人，所以我想把它拿给一个天才，看看会不会有什么进展。谁知道天才会怎么想呢？”

沃尔夫耸了耸肩。“很抱歉，什么进展也没有。”

“那么，看在上帝的分上，希望你会原谅我——”克拉默站了起来。他说话就是这样，你也怪不得他。“占用了你的时间却不能给你什么报酬。不用麻烦了，古德温。”

他转过身走了出去。沃尔夫弯下身子继续他的填字游戏。他皱起眉头，重新拿起了铅笔。

第二章

克拉默那不用给任何报酬的打扰绝对物有所值。沃尔夫不喜欢为那些他所谓的工作的事情伤脑筋，在我受雇于他的这些年里，像这次这样提供免费咨询服务的情况是很少的。但他也不是个游手好闲的人。他也不可能是这样的人，因为这幢老房子就是靠他作为私家侦探所赚的钱才得以维持的，房顶有个专门种植兰花的小房子，有西奥多·霍斯特曼照顾他的生活，有弗里茨·布伦纳为他提供纽约最好的料理，还有我——阿奇·古德温，每次买新西装都会对他提出加薪要求，这个要求偶尔也会得到满足。以上这些加起来每个月至少要花费他一万美元。

那一年的一月和二月上旬，没有什么特别的案子，只剩下些日常工作，沃尔夫和我要做的就是监督着绍尔·潘策尔、弗雷德·德金和奥里耶·卡瑟的工作，还有对付一群皮草劫盗，为此，我和弗雷德还中过枪。在克拉默把那张纸拿给我们的天才过目遭到拒绝之后约六个星期，一个叫约翰·R·韦尔曼的人在星期一上午来电预约了一个时间，我让他那天下午六点过来。他提早了几分钟，我把他带到书房，让他

坐在红色皮革椅子上等。沃尔夫从屋顶的小屋下来，把小桌子移近他的右胳膊肘，以便随时写点什么，例如支票。这人矮而肥，头发几乎掉光了，由于鼻梁不高，他戴的无框眼镜仿佛随时都会掉下来。从他身上穿的灰色西装和朴素的裤子可以看出他并不很富裕，但在电话中，他对我说他在伊利诺斯州皮奥里亚市做杂货批发生意，如果需要，他可以开支票给我们。

沃尔夫走进书房，韦尔曼起立想和他握手。有时候沃尔夫会尽力掩饰他讨厌与陌生人握手的习惯，但有时候他会毫不掩饰。而这一次，他表现得很好，握手后，他绕过书桌坐在那张也许是世界上唯一一把专为他而设的椅子上。他把前臂放在椅子的扶手上，然后靠在了椅背上。

“什么事，韦尔曼先生？”

“我想雇你帮我做件事。”韦尔曼说。

“什么事？”

“我想让你帮我找到——”他稍作停顿，抖动着下巴，猛摇着头，摘下眼镜，用指尖揉了一下眼睛，把眼镜重新带上，却没有办法把位置调整好。“我失态了，”他道歉说，“我最近睡得很不好，我太累了。我想让你帮我找到杀我女儿的人。”

沃尔夫迅速看了我一眼，而我也准备好了笔记本和笔。韦尔曼一直盯着沃尔夫，对我没有什么兴趣。沃尔夫问道：“她是什么时候、在哪里、怎么被杀的？”

“她是七天前在范科特兰公园被一辆车撞死的。那天是二月二日，星期五的晚上。”韦尔曼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我应该和你说说她的事情。”

“继续说。”

“我和我的妻子住在伊利诺斯的皮奥里亚。我在那里做生意已经二十年了。我们有一个孩子，是女儿，她叫琼。我们很——”他停了下来，静静地坐着，眼珠一动不动，过了好一会儿，才继续说道，“我们很为她感到骄傲。她四年前从史密斯毕业，并在肖勒汉纳公司的编辑部获得了一份工作，负责图书出版。她在那里干得不错——是肖勒亲自对我说的。她去年十一月刚满二十六岁。”他边说边用手比画了一下，“你也许不会想到我有一个漂亮的女儿，但我的女儿确实长得很漂亮，很多人都这么说，不仅这样，她还很聪明。”

他从衣服侧面的口袋里拿出一个大信封。“我想我应该给你这个。”他离开椅子把信封递给了沃尔夫，“这儿有几十张我女儿最好看的照片。本来是要给警方查案用的，但是他们没有拿去用，所以可以给你。你看看能不能帮上忙。”

沃尔夫拿了其中的一张，我也起立接过了其他的。“漂亮”是一个很广义的词，但是没有任何歧义，从照片上看，琼·韦尔曼的确是一个长得不错的女孩。只是从我的审美角度来看，她的下巴长了一点，不过我相信所有的父亲都会希望自己的女儿有她那样的前额和眼睛。

“她很漂亮。”韦尔曼说道，顿了顿又接着说了一遍。

沃尔夫不喜欢情绪失控的人。“我建议，”他低声地说，“你尽量少用像‘漂亮’和‘骄傲’这样的字眼。我们还是来说实际一点的事吧，你是想雇我帮你找出谁开车撞死了你的女儿吗？”

“我真是个大笨蛋。”韦尔曼说。

“那么就不要再找我了。”

“我的意思不是说来找你很笨。我是想理智地去处理这件事，我应该这么做的。”他的下巴又开始抖动起来，但这次不是因为失控，“是这样的。我们两周前的一个星期六接到电报说琼死了，于是我们马上

开车到芝加哥然后坐飞机到纽约。在那里，我们看到了她的尸体。车轮是从她右耳朵上碾过的。我和警方还有验尸的医生谈过。”

韦尔曼的思路变得清晰了。“我不相信琼会去公园里那么隐蔽的地方，那不是一条主干道，而且是在严冬里一个寒冷的傍晚。我太太也不相信她会去那里。那么她的头上怎么会有被车碾过的伤痕呢？车没有撞到她的头。负责验尸的医生说她可能是倒下的时候弄伤的，不过他说得很含糊，我也不相信这种说法。警方说他们会尽力调查，我也不相信他们。我想他们只是认为这是一桩肇事逃逸的案件，他们也只是在试图找那辆作案的汽车。我认为我的女儿是被谋杀的，我想我知道那个凶手的名字。”

“的确是这样。”沃尔夫的眉毛往上提了一下，“你告诉他们了吗？”

“我当然这么说了，但他们听了以后只是点了点头说他们会跟进。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进展，我想他们也不会有什么进展了。所以我才决定来找你的——”

“你有证据吗？”

“我认为我掌握了证据，但是警方认为那不算什么证据。”他从胸前的口袋拿出一个信封，“琼每周都会给家里写信，几乎没有间断过。”他从信封里拿出一张纸，并把它打开，“我把这些信用打字机重新打了一遍，这是其中一封，原件我已经交给警方了。信上的日期是二月一日，星期四。我只读了一半。信上写道：

‘我必须告诉你们，明晚我将会赴一个我从未去过的约会。我说过汉纳先生已经决定所有的手稿退回时都要有亲笔签名，除了那些毫无价值的稿件——其实寄来的大部分稿件都是垃圾。自那以后，我以打印信件加上亲笔签名的方式回复了大量的稿件和读者的来信。去年秋天，我就曾经以这种方式回绝了一位名叫贝尔德·阿彻先生的小说稿，

这件事我几乎已经忘记了，可是昨天，一位先生致电我的办公室，自称是贝尔德·阿彻，还问我是否记得给他寄过一封信回绝了他的投稿。我说我记得。然后他又问是否有其他人看过这封信。我说没有。接着他就提了一个建议，说他愿意付我每小时二十美元与他讨论他的小说稿，让我给他一些建议好让他修改完善他的小说！换成是你会怎么做呢？即使我们只讨论五个小时，也有一百美元的进账，只是这些钱可能很快被我花掉，这一点，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是了解我的。我明天下班后就去见他。’”

韦尔曼摇动着手中的信纸。“这封信她是在——”

“能给我看看吗？”沃尔夫将身子向前倾，眼中隐约地闪过一丝光，显然，琼·韦尔曼家书中的某些内容给了他一点启发。但是当韦尔曼把信递给他时，他只是扫了一眼，然后就给了我。我把信从头到尾默读了一遍，同时认真地听着他们的对话，以便一会儿做好记录。

“她是在星期四，”韦尔曼说，“二月一日写的。她准备在第二天跟那个男的见面，也就是星期五下班之后。她的尸体是星期六的清晨，在范科特兰公园偏僻的小路上发现的。我认为那个男的是凶手这个想法也很合理吧？”

沃尔夫重新把身子靠回椅背上。“她身上有被人袭击过的痕迹吗？或者性侵犯？”

“没有。”韦尔曼闭上眼睛，双手握拳，过了一会儿才把眼睛睁开，“没有那样的痕迹，完全没有。”

“警方怎么说？”

“他们说还在找那个叫阿彻的男人，但是没有找到。没有一点关于他的线索。我想——”

“胡说。当然有线索，出版社那边肯定有相关的记录。他不是去

年秋天投过稿吗？你的女儿还给他回过一封信，这封信寄到哪里？”

“信是寄到他给的地址，克林顿州邮件存局候领处。在西边的十街。”

韦尔曼松开紧握的拳头，掌心向上，“我不是说警方办事不力。也许他们已经尽力了，但事实摆在眼前，已经过了十七天，案情一点进展也没有，而且我对他们昨天以及今天早上的态度很不满意。我觉得他们不希望这件案子成为一件破不了的谋杀案，而想把它当做一件普通的杀人案，如果这是一件肇事逃逸的意外事故就正合他们的意了。我不了解这些纽约警察，但请你告诉我，他们真的会这么做吗？会吗？”

沃尔夫低声说道：“有这个可能。你想让我证明这是一桩谋杀案并帮你找到凶手和指证他的证据？”

“是的。”韦尔曼欲言又止。他匆匆看了我一眼，目光又回到了沃尔夫身上。“让我告诉你吧，沃尔夫先生，我承认我这么做带有一定的报复性，也不算是一件好事。我的妻子也这么认为，教堂的牧师也这么说。上个星期我回到家里，我的家人都这么认为。带着报复的心是不对的，但我还是来了，我已经克服了心理障碍。即使这真的是一桩肇事逃逸的意外事件，我也不相信警方能找到那个凶手，不管怎样，在没有找到凶手并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之前，我是不会回皮奥里亚继续杂货生意的。我过去的生意做得不错，也有一些积蓄，我想不至于会变得身无分文，然后就这样死去，但即使要我付出这样的代价才能找出杀我女儿的凶手，我也愿意。也许我不该说这些话。我也不是很了解你，只知道你的名气很大，也许你不会愿意帮助一个说出这些话的人，因为这都是违背基督教精神的，所以我也许不该说这些话，但我还是认为应该对你坦白。”

韦尔曼摘下眼镜，用手帕擦拭起来。看得出他是个明事理的人。他不希望在沃尔夫作决定的时候一直盯着他看，而让他感到难堪。沃